

学术小品丛书

黄
梅

女人和小说

● 女人与小说

● 玛丽们的命运

● 阁楼上的疯女人

● 女人的危机和

● 小说的危机

● 『声东击西』的

● 叙述及其他



黄
梅

女人和小说



责任编辑 曹 洁
封面设计 张妙夫 靳 斌

女人和小说

黄 梅著

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42 印张2.47 插页2 字数42000 印数0001—5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72-6/I.259 定 价：1.45 元

“学术小品”丛书编辑旨趣

前人治学，讲究义理、考据、辞章。

现在看来，三者依然不可或缺。最近十年间，国内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发展迅速，至八十年代中期已呈现两大趋势：一则谈问题着眼于所谓大文化的实际背景，不囿于学科樊篱；一则注重文体实验，故文章自身的趣味性，又得以强调。

本社编辑、出版“学术小品”丛书，乃势所驱使，旨在扬励学术，改善文风，同时兼有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愿望。

普及与提高的统一，落实在文章里是趣味性与学术性的结合。编辑者认为，当今理论界于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结合上，有所偏失。一些新近问世的学术著作以营构体系，做高头讲章为事，与读书界否隔日甚。前人有曰：文章贵在情趣，此言甚善。在目前情况下，倡导学术趣味，而不求诸所谓“系

统”或“深度”，未尝不是一种开拓。

这套丛书以文学、艺术为主，也涵纳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文史话题。至于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自然以多样为好。作者学术观点，自是一家之言。是非正谬，见仁见智，读者自辨。

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十种，迤逦相续。区区小品，以期蔚为大观。

1988年3月

目 录

女人与小说	1
玛丽们的命运	19
“阁楼上的疯女人”	38
女人的危机和小说的危机	51
“声东击西”的叙述及其他	68
——从《维莱特》的开头谈起	
也说巴赫金	79
后 记	92

女人与小说

早在当代欧美女权主义者大张旗鼓地论说“妇女文学”之先，小说就常常被认为是“女人的文学形式”。理由之一呢，就是小说所描绘的东家长西家短的种种日常生活细节，历来属于妇道人家嚼舌头、扯闲话的“世袭领地”；不似史诗歌颂沙场征战、英雄壮举，一看便是须眉丈夫们的志趣所在。

不管此理是否立得住脚，说来小说与女人还真有点不解之缘。以现代小说最早得到蓬勃发展的英国为例。不管是由于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小说呱呱坠地的十八世纪，也正是妇女作为“集团军”而大举闯入文学制造与文学消费之时。

从“妇道人家”到“高尚淑女”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迅速地改变着英国

人的生活，而中产阶级妇女大约应属于生活变化最急骤的人们之列。当然，生活方式的演变并不是在一朝一夕或十年二十年之内完成的。因此对于那时的当事人来说，事情也许并不如我们这些几百年后的旁观者看来那么富于戏剧性。简单地说，这些女人突然被资本主义专业化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空前的财富抛进了无所事事的闲逸生活。过去这类妇道人家不但要操持家务，还要参预以至独立地从事小家小户经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自从生产场地与住家分离、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后，她们便越来越多地闲居在家，一个个处心积虑地争当上流社会的“淑女”。体面的太太小姐成了新发家的中产阶级装门面的奢侈品，身份有如暴发户购置的古董字画，或如时下中国某些尚缺水少电的乡村中的富裕人家买来摆排场的洗衣机电冰箱一样。外国来的游客每每对英国妇女的“优越处境”惊诧不已。一七〇〇年一名来自法国的书记员记述道：“她们（伦敦女人）的男人爱她们爱得发疯，连家务活儿也不让她们干。……她们的衣着更是穷奢极华，就连裁缝、鞋匠妻子的衣饰都是镶金绣

银的，还佩着金表。怪不得常言道：若是海峡架桥梁，全欧的女人都将蜂拥而去英格兰。”书记员先生的解释当然是全然错了。英国中产阶级肯不吝钱财供养培育“淑女”式太太小姐，大凡不是为了“爱”，而是借此确立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美国有位女批评家新近写了本书，叫做《男人间》（1985），其中独到而且透辟地阐述了所谓的永恒的“爱情”主题，其实很多时候却是女人如何变成了男人进行社会交易的一个砝码。但不论如何，在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女人们有闲总是实。一位瑞典自然博物学家一七四八年也这样写道：“初来英国，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见到农民家里挤满了年轻妇女，而男人却早晚两遭提着奶桶去牛群所在的地方挤奶……大家都说英国是女人的乐园，看来果然名不虚传”。他还说，“如今，女人只须会跳舞、打扮、弹吉他、在客厅里闲聊或和一帮行家里手一道打扑克、掷骰子。除此而外在世上一无所能已成为一种资格。”

历史总在拐弯抹角地走着曲折的路。许多事物都包含与表象相反的实质。资产阶级

妇女被娇生惯养地“供”起来，其实却是她们相对于本阶级男人地位下降的标志。由于逐步被挤出了社会生产领域，这些妇人在经济上更彻底地沦为男人的附庸。“嫁人”几乎是唯一向女人开放的体面的“职业”。而适婚男人的“价格”又不断上涨，婚姻市场的险恶争夺是相当惊心动魄的。《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还写过一部叫《莫尔·佛兰德斯》的自传体故事，记述一名出身微贱的女人从小立志要当不事劳作的淑女，她常常费尽心机捕捉丈夫而不能如愿，不得不去当女佣、阔佬的外室乃至娼妓窃贼，几乎用尽了当时女人所可能运用的所有的求生手段。绝大多数未婚妇女生活在不安全感中。已婚妇女也既无职业又无产权，因此在某个意义上又未尝不是靠出卖肉体为生的无产者。许多十八、九世纪的英国社会批评家，包括最早的女权主义者玛丽·艾斯特尔和著名的哲学家约·斯·穆勒，在议论妇女处境时都不约而同地用“奴隶”一词。激进民主主义者潘恩也抨击了歧视并奴役妇女的社会制度。有位医生一七八一年统计说，仅六年间便有约三万名妇女去伦敦一家医院求治精神忧郁

症，数量远远超过男性患者。可见闲逸带来的压力不可小觑。中产阶级妇女似乎是资本主义进程的受惠者，但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她们日后比本阶级的男人要有生气得多。

面对急剧的社会变化，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价值观上的眩晕，其表现往往不是束手无为，而是狼奔豕突、无所不为。笛福用又责备又同情的矛盾笔触描绘的女冒险家莫尔就是一个“无所不为”的典型例子。另一部相当有名气的小说《威克菲牧师传》也涉及了“流风日下”的景况，描述了两位女儿如何不听牧师老爹的教诲，在家里大肆熬制膏脂霜露一类美容用品。不知是莫尔这样的冒险家太不驯良、对建立资产阶级新秩序危害太大呢，还是那些涂脂抹粉、对贵族社会浮华作风亦步亦趋的虚荣女人与资产阶级勤俭发家的清教主义道德大相径庭呢，总之，随着十八世纪渐渐推进，妇女的行为规范成为全社会大伤脑筋的问题。

当然，需要“改造”的也不只是妇女。十七世纪末以来，放浪奢靡的王政复辟时代已成往事。英国资产阶级费了极大的心力去

提高本阶级的道德、文化教养并整饬社会风化。一时社会上涌现了各种各样以此为宗旨的团体、协会。小册子、宣传品满天飞。喧嚷一时的禁止随地吐痰运动便是其中之一。还有创办主日学校、普及基督教文化的活动等等。妇女问题也引起了各方人士的热切关注。笛福在早年的文章中就曾提议建立女子学校。以“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而知名于世的斯威夫特对妇女中文盲太多也颇有微词。还有人批评说：“当今的上层社会妇女不但是有闲，而且全无生活目标。结婚成了许多女人唯一的心事，为此她们殚思竭虑地准备，演习种种取悦男人的才艺……女子教育受害匪浅。”前面提到的艾斯特尔女士力主妇女学习实用技能，以便在必要时能自力更生。鼓吹妇女贞洁、指导妇女举止言行的“行为指南”书籍(Conduct Books)更是汗牛充栋。在一个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私有财产又无比神圣的社会里，妇女贞洁事关家产继承人的血统，可谓头等大事之一。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约翰逊博士对道德的功利作用毫不隐晦：“请设想，女人的贞洁对于社会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全世界的财产权

都有赖它来保障。”热衷说教的文人教士们为贞洁、谦卑、顺从等“美德”摇旗呐喊，固然为了使女人就范、巩固资产阶级父权制，但也未尝不是出于新兴阶级的自信及其坚定、热忱的宗教、伦理信念。也由于这种虔诚和热忱，许多知识妇女也成为“女德”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她们从中感受了一种使命感、一种生活的意义：仿佛由此女人一变而为基督徒美德的体现者和卫道者，生活不再囿于“嫁汉吃饭、生男育女”。这也部分地说明了此类道德说教何以不但有乐此不疲的炮制者，也有百听不厌的忠实读者。有一部《女人义务之探讨》一连印了十七版；还有本《父亲给女儿们的遗产》不但在英国连续再版，而且畅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一片密锣紧鼓之中，“高尚淑女”的理想逐渐成形并被发扬光大。其侧重点由“淑女”转向“高尚”，由闲逸、柔弱、高雅等特征转向贞洁、仁爱、谦卑等“美德”。一种新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取代了莎士比亚剧中形形色色更具七情六欲的女主角以及弥尔顿笔下因虚荣、好奇酿成“原罪”的夏娃，此后统治英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百有余年。

女主人公、女读者和女作家

妇女有了闲暇，又亟待“教化”，面向妇女的读物便纷纷应市。兴起于十八世纪的新闻期刊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女读者的“惠顾”。许多名噪一时的报刊，包括《闲话报》、《旁观者》、《监护人》、《漫游者》等等，都不时刊出专门面向妇女的文章。不必说还有一大批专供妇女“享用”的报刊，诸如《淑女使者》、《妇女闲话报》、《女旁观者》、《淑女日志》、《淑女周刊》、《老处女》等等，简直不胜枚举。著名的散文作家艾迪生早就慧眼识新潮：“当今治学著文往往有些投合女流、漠视男人，并非事出无因。首先是因女人有更多的余暇自由支配……”。

在这种情势下，一八四〇年有一位名叫理查逊的中年印刷商写了一部叫做《帕美拉》的小说，一鸣惊人。小说是用当时颇流行的书信体写成。理查逊的初衷不过是想指点文化水平不高的女孩子们如何写信，同时使她们得些品德上的教益。小说讲述年方十

五、虔诚规矩的女仆帕美拉如何春心不乱、坚决拒绝她的东家、青年贵族B的诱惑威逼；最后使B于无奈中幡然悔悟，明媒正娶讨她作太太的事。帕美拉虽是女仆，但美丽出众，一向被老女主人宠爱，只干太太小姐们的轻巧营生，能歌善舞，知书达理，可谓多才多艺；此外多愁善感，体质娇弱，动辄落泪，紧要关头万无一失必会昏倒。凡此种种，都是一位“淑女”断不可少的标志。而理查逊又着意刻划了她坚贞不移、谦逊自守的品德，所以小说的副标题叫做“美德得报”。帕美拉可说是“高尚淑女”理想的一个化身。

《帕美拉》一经问世，国内外一派喝彩，连连再版，一时洛阳纸贵，有该世纪最畅销小说之称。不但太太小姐们生怕落在了时尚后面而趋之若鹜，文人教士们也纷纷出来为其中的道德教训擂鼓助威。这部小说在法国还被搬上了舞台。也有人对这些看不惯。当时的另一位文人菲尔丁就由此激发灵感，写了一本薄薄的讽刺模仿故事，叫《沙美拉》，辛辣地挖苦了一番。理查逊至此已是欲罢不能，趁势写了《帕美拉》的续篇，展

示模范少女如何变成了模范的妻子、母亲和女主人。后来他又完成了杰作《克拉瑞萨》，洋洋洒洒两千余页，主题仍是贞洁的中产阶级少女如何抵制纨绔公子的引诱，失身以后终于以身殉节。

由于时代隔膜，看旧事往往需一点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想象力。今日的读者，不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大约都很难喜欢帕美拉式的人物，不免会去附和菲尔丁的讥讽：听她张口上帝，闭口名节，便说她装腔作势；见她嘴说要躲避B先生这恶魔，实际又拖拖宕宕在他身边打转，便断她是个工于心计的伪君子。人们有时当真是很健忘的。今天当大家热衷于“后现代主义”一类时髦话题时，便有意无意地忘却了资产阶级也曾经历艰苦创业的史诗时代，也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学召唤高尚完美的英雄。帕美拉所代表的清教主义信念既是真诚的、又是虚伪的，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真实性与真诚性是主导的。在这点上，机敏尖刻的菲尔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可说还输那位很识时务、及时改弦更张的B先生一筹。帕美拉作为一个人物的复杂性在该小说的双重情节结构

（一个是基督徒摒弃私欲、经受考验而后得救的道路，一个是灰姑娘式的穷孩子得志的梦想）得到展示。在更深一个层次上，这些又都是与新兴个人主义思潮的内在矛盾性相关连。因此，该小说固有的丰富性和生命力既不是作者笨拙的文体和沉闷的说教所能掩盖的，也不是他人几句挖苦讥诮所能抵消的。

理查逊把女人推上了主人公的显赫宝座。在此之前，考验虽是基督教文学中的一个普遍题材，但历经诱惑而终不动摇的是以基督为代表的男人。在另一种与小说有渊源的文学体裁——中世纪爱情传奇中，被考验的也总是男人的勇敢和荣誉，女人只是男人争取的“奖品”。理查逊一反常规，使地位低贱的女性变成美德与正义的化身。

其缘由是多种多样的。心理学家们说不定可就理查逊对妇女衣饰等琐碎细节的描写论证他本是个十分女性化的男人。他笔下一名“死不悔改”的浪子有一次颇出人意料地说：“我曾自省，将自己与女人对比，意识到一个羞赧的男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女人的心灵。”不知是不是理查逊一时忘形，把自己的心里话塞到那个放浪形骸的纨绔少爷口